

八瓊室金石札記

八瓊室金石札記卷一

太倉陸增祥撰

男 繼輝校錄

吳興劉承幹覆校

陸紹聞金石續編序

金石續編一書余既三四讀之而一再跋之矣今八月
哲嗣子受舉以相屬曰先人手澤幸獲守存慮傳之不
遠且久也行付剞劂氏矣子有夙好子其校之子所藏
弄子其埶益之噫余於金石之學略窺涯涘烏克任此
顧以耆癯之癖得廁名卷尾不可謂非幸也不揣謏陋
宗王氏之例輯爲目錄一卷碑錄廿卷外國一卷闕者

補之譌者正之差者次之僞者削之旁采諸家題跋間
一增以鄙見冀有伏於先生之書也生平所蓄所見不
敢屏人恐消先生之真而貽先生之書之玷也輯既竣
乃慨然曰古人事蹟史不悉載賴金石以傳之金有時
煨石有時泐賴墨本以傳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何定
賴著錄以傳之著錄之家 本朝極盛蒼萃成書奚啻
百數有限以時代者有限以一省者有限以一省并限
以時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
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種者有別
以體者有敘以表者有圖繪者有雙鉤者其上溯三代

下逮遼金近自里閭遠訖海外綜括而攷證之以自成
其書者亦不下數十家或宗歐趙之例著目錄加跋尾
或宗洪文惠之例具載全文或宗王儀父之例羅列碑
目或勘前人之譌或補前人之不是而耆古博物之家
探奇搜秘未必盡加甄錄甄錄矣未必成書書成矣未
必盡刊則雖希有之品終焉湮沒不傳而已顧書不必
盡傳於世傳於世不必盡足徵信富於摭拾故物久亡
索記者惜焉域於聞見遠訪無資愛博者恡焉疏於援
據稽古者病焉失於審擇別僞者嗤焉是故王氏萃編
一書實爲宇宙之鉅觀古今之傑構自序云欲論金石

取足於此不煩他索不可遽謂之誇炫焉後之踵而起者冀以彌縫其闕則有如吳氏之筠清館金石記瞿氏之古泉山館金石文編以及先生之是書也吳氏蒐羅最富於萃編外多至二千六百餘通後人不能守其書道州何氏得之矣瞿氏攷覈最詳多者至千數百餘言原書已付劫灰傳鈔之本曩一見之近不知所在矣而先生是書書雖未竟獨以後人之保守而刊行之先生之幸也亦王氏之幸也卽古人之幸也抑更有奢望者本朝金石之學遠軼前代倘得聚百數十家已刊未刊之書統千數百年之遺文軼事芟其繁複剔其訛謬覈

其異同判其真贋彙勒一書永傳千古則書之傳者益傳不傳者亦傳其書傳其人傳卽偶得一二希有之品者亦且附之以傳而史冊所不傳之古人亦罔弗賴是以傳將王氏所謂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不誠爲天下後世之大幸也哉顧非大有學而大有力者其能與於斯也哉

書陸紹聞金石續編後

咸豐乙卯丙辰間在京師搜集金石文字凡萃編所未載者輒以一得自喜嗣聞海內有續編一書卒未審誰氏所輯憾不得一見以證所蓄也今得見之而讀之幸

矣又憾其書之未竟厥功并憾向所得之石墨尙存京師不獲取以參互攷訂也生平所見金石家書十餘種類多萃編未錄之文其最富者莫如筠清館金石錄又係未刻之書世所罕覲憾不得有力者集其大成彙爲一編以補王氏之不足也顧尙有諸書所未著錄者孟廟壁間有石牆邨刻石漫漶莫定其名元氏有封龍山神碑其後人重模上石者有樊敏馮緄二碑皆漢刻也三國有曹真殘碑并陰出土未久唐則開元七年海州鬱林觀東巖壁紀大厯九年趙州刺史何公碑至德二載空寂寺大福和上碑大中二年贈司徒劉沔神道碑

又有房山石室所刻釋氏各經統計二十餘種完整無
剝缺筆意在虞褚間足號巨觀內惟垂拱元年四月龐
德用造金剛經頌天寶十一載六月樂安孫氏感惡文
有年月可攷其妙法蓮華經第卅八之末有元和四年
題名兩段則爲唐刻無疑此外造象題記不乏隋以前
物山川名勝之區題字鐫名尤復何可勝數異時當就
所得者刪繁除複蒐輯成帙以附茲編之末並將有目
無文者就所有補之以彌茲編之闕申耆先生云日月
不處尙冀斯編之速成於此有深嘅焉能無奮起哉甲
子八月書

筠清館金石記目序

筠清館者南海吳荷屋先生自名之室也先生撫湘不
矜廉察不事紛擾吏民樂之湘人至今稱之時際 國
家無事得以從容歲月肆意金石裒輯成書其書專補
萃編之不足名曰筠清館金石記自漢以逮遼金益以
西夏僞齊高麗越南日本諸碑不下二千餘通較諸原
書爲富至淮陽太守梁鑒碑高陽王遼墓志啓法寺碑
華陽觀王軌碑薛稷書涅槃經潞州白鶴觀碑并陰及
原書已載而據以校補者又有陳茂化度寺虞恭公李
秀諸碑皆天壤間絕無僅有之宋本歐陽公謂物聚於

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者他人不得而有之也蕭敷
敬太妃張元馬懷素裴索諸誌他人亦不得而盡見之
也然則先生此書雖題跋寥寥不逮王氏而其有功於
王氏者匪淺渺矣先生同時如吳子苾劉燕庭兩先生
所蓄亦甲於一時吳氏輯撫古錄有目無文劉氏輯金
石苑八種三巴香古志長安獲古錄洛陽存古錄龍門
造像錄六朝唐以來墓志烏石山鼓山題名
昭陵碑考海東金石志惟三巴香古志已梓非復萃編之體例而先生此書
獨散出於京都廠肆子貞前輩得以收弄之祥因得以
借讀之豈非幸哉豈非幸哉惟傳寫多舛序次間亦紊
亂爰宗潛研堂之例輯爲錄目一通存諸篋笥以供取

證之資卽以爲異日梓行之地是則祥之耿耿於懷而不能自巳者爾

書趙撫叔補訪碑錄後

淵如先生輯寰宇訪碑錄與蘭泉先生金石萃編並峙一著碑目一錄碑文津逮後學者備矣孫多於王五之四王氏之複重者會善寺戒壇牒碑也紹熙五年石門道題記附開通裏斜道石刻後未刪其目耳孫錄自元魏後層疊百出錄文非墨本不可著目或取諸人標題涉異審眎易疏性卽善讀而彊識尠能歷久不忘偶不點檢有一見兩見而不自知者余故謂箸錄金石非目

觀而手鈔之必多乖舛也海內耆古家補王書者不乏

通人補孫錄者獨一撝叔其志尙矣願喜其博不可不

知其失永平五年比邱法行造象原書列三年誤三爲

五萃編作法衍審神龜二年張□安造象原書作杜匡

安錢潛研作正光四年于氏造象即法哈也似是建義

元年李興造象即沙門惠詒也詒當作詮大統十七年

始平縣伯造象即法顯也法顯乃亡息之名非造象者比邱僧力僧

恭造象原書失審恭字武平六年鞏舍合邑廿二人造

象即僧慶也天保八年闕名造象即寶演也失拓前一

行耳開皇三年王伏女造象即邑主六十人造四面象

銘也開皇十五年維那孟清等造象即張洪亮也十六

年澧水石橋壘文碑陰即宋文彪等造橋碑也顯慶四

年豫州參軍造象即漁陽郡君李氏亦即柳原誤州司

兵參軍王友方原書已兩見也總章元年朱景徽造象

即信女王元□也朱景徽乃其夫景雲二年僧九定造

浮圖記原書列先天二年誤先天為景雲孫氏攜石置江寧家祠不

在滋陽矣今已佚開元廿四年裴光庭碑原書作贈太師忠獻

□公碑誤列開元廿一年元和十四年薛平題名殘碑

即寶鞏殘碑也智運為天皇天后太子造象原書列武

后末龍門山別有永隆元年智運禪師雍州□法智造象

造象一萬五千尊即此智運

卽段法智也。大中祥符六年高□裕神道碑卽吏部尙書高元裕碑。原列大中六年。誤。唐大中爲宋大中祥符天聖三年。僧惠深碑卽淨土寺寶月大師碑。原列紹聖三年。誤。紹聖爲天聖建中靖國元年。岑公洞黃庭堅題名卽南浦題名也。華岳廟仲儒殘字。原列北宋末。戒石銘原附崇寧年類。列山谷諸書。惟只一刻。且未詳所在。華嚴岩洪亶題名。原列宋末。惟誤作朝陽岩。至正卅一年。僧通慧塔記。原列至元卅一年。至正卅五年。渾忠武王祠記。原列廿五年。至正只廿八年。此不必補而補之。失也。匪惟不能正誤。且以滋誤矣。孝昌三年。張神龍等

百餘人造象卽黃石崖法義百餘人造象道安法造象
卽張貴興及都維那尼道等造石龕記永徽二年樊慶
造象再見於失編景龍三年李爲仁書殘墓志卽楊氏
合葬殘碑漏載撰書人名失編又列殘墓碑漏載撰人
名天寶六載成□墓志卽宜祿府折衝都尉□君墓志
前注五載是其卒年大厯十一年盧濤墓志卽太原司
錄盧奕碑作奕者誤以盧杞爲卽德宗時相遂以杞父
名題之并誤十年爲十一貞元八年扶風郡夫人馮氏
墓志卽王庭湊妻馮氏墓志并誤瓌爲湊元和十三年
尼義契墓志卽龍華寺韋和尚墓志并誤契義爲義契

雷音洞石經前附北齊後次唐末未見分曉此一補而
再補之失且多誤也庚辰比邱仁義等造象洛州陳泰
初等造象一疑景明元年一附東魏末此二段合刻一
石內有胡處貞名別有調露二年造象是卽調露之庚
辰也義字半泐丁丑是丁亥之譌非魏刻矣陽信縣令
元□造象陽信魏屬滄州此稱棣州任右藏丞造象署
魏州莘縣人魏無魏州亦無莘縣普光師造象用武后
製字三者皆唐石亦非魏刻矣聖曆二年比邱二娘造
象是證聖之誤內西頭供奉余祺造象宋之內侍非唐
刻矣尼法恩爲阿闍利攀公和上造象孝昌三年五月

造釋迦彌勒象殘記長安四年造均在洛陽王進思碑
武授堂攷爲開元年趙宗道妻崔氏墓志熙寧二年十
一月均未載年月戒石銘刻於紹興二年原書失攷此
仍未詳李文珍孝行碑誤至大爲至正此時代之失也
太寧二年雲門寺法懃禪師塔銘在安陽非益都顯慶
四年善興寺造塔藏舍利函記在臨桂非安陽今佚元
和三年盧永題名在曲陽非陝西侍郎竅楊於陵題名
在永興非祁陽開元十一年突厥賢力毗迦公主阿那
氏墓志長安出土長沙所無元和六年零陵寺石闌贊
祁陽所無未審何據此輿地之失也朱顯愚造象脫愚

字李伏及造象脫及字開皇廿年龍山公墓志吳羹梅
以爲臧熹之子攷之不合此沿其訛開元十一年折府
君妻曹氏墓志誤折爲析襄州刺史靳恒碑高恒慈書
脫恒字是幢亦非碑元和十三年宮闈令威遼軍監軍
西門珍墓志從姪元佐撰誤多王字十四年冀王府原
事右親事典軍邵才志墓志從姪飛騎尉仲方撰誤脫
志字并誤作尉仲方咸通八年李夫人宇文氏墓志李
彬撰誤李爲王誤彬爲彬乾化四年樂氏冢婦徐氏墓
志題作樂□安未知所謂後晉吳逢奉造象奉字當屬
下讀洎祐九年林革浯溪詞誤革爲華開元二年鄭元

果墓志誤果爲果咸通十四年檢校太子賓客□史中丞閻好問墓志姪周彥恭敘恭屬下讀誤作周彥恭嘉定十七年馬石山詹父民題名誤作唐民此姓名之失也龔寶子碑書上旬作上恂許洛仁妻宋氏墓志書志作鉢馬慶安造象清信士誤書清清士此文字異之宜箸者武德二年蘇玉華墓志顯慶二年心經天寶十五載蘇靈芝書劉智墓志原石是張遵撰無書人名元和二年裴復墓志九年李術墓志此僞作之宜舉者吹角壩摩崖之刻安得攜歸遵義廬豐當是別一碑王君意造象有兩種一有年月一無年月以原書爲失攷者非唐文宗大和

金石文字金石中無作太者原書作太仍其誤者亦非
永平二年□慶造象疑是比邱尼法慶在洛陽隆緒二
年姜□達丁大孃造象疑卽姜須達石大孃天授二年
五月劉僧濟造象疑卽長孫僧濟失搨年月董方造象
疑卽董方進失審一字玉奴女造象疑卽隋之王伏女
開皇□□年闕名殘造象疑卽原書之裴悲慈之明十誤
五年所造寶大元年朱行光造象疑是朱行先政和元
年唐裔等清輝閣題名疑是宣和三年暨唐裔題名在
韓城不在長清誤辛丑爲辛卯因誤宣和爲政和也暨
唐裔政和八年題名在乾州乾陵無字碑至年月之微

差撰書之漏載以及寫刊致誤不復悉舉而余所未見而未知之者或尙不止於是邪此書出後爲是學者率多取證余故不憚覲縷一一表而出之非敢輕訾冀諗來者吾知搗叔聞之必將考覈釐正俾足徵信於後世焉已

二銘草堂金石聚跋

自來金石之書未有鉤勒全文一如碑者隸韻字原隸辨諸書模其字矣而分韻散系莫覩全碑牛氏叔爲金石圖狀其式矣而裴岑紀功碑據贗本錄入不自知其謬誤且自天發神讖碑以下六十圖但於一碑之中鉤

摹數十字或數字耳馮氏金石索踵爲之而據汝帖模之罌殘石據清化帖模李斯書據古刻叢鈔模郾縣石刻石之不存展轉沿襲非復本來面目如此類者甚多劉氏三巴漢石紀存文字一如碑矣而樊敏高頤二碑未及鉤摹蓋以石多殘蝕易致乖舛而於例爲不一矣至黃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徐氏隨軒金石文字均祇數種徐氏非能攷古者尤無與於金石之學也張君松坪博洽耆古收弄至數千種纂輯成書名曰二銘草堂金石聚自周秦至南朝爲一編皆一一鉤摹之文字之大小多寡悉據所見爲準不使稍有增損北魏至隋爲

一編唐至五代爲一編南詔大理西夏朝鮮別爲一編則皆錄其全文紀其行款而加以引證較諸金石圖諸書體例尤精當矣憶咸豐初祥在京師搜求金石遺文與松坪同時竊聞其好之篤學之邃松坪亦知余有此癖而各秘所藏未舉一紙以相商訂松坪時未有金石聚之作余亦未有金石補正之作也今松坪以守岳來湘引余爲同志出首帙以見示石鼓則謂字皆古籀并謂許祭酒所錄皆與古籀相合之文婁山刻石則辨沈氏以爲石趙之非獨標一幟能發前人未發之旨非浸淫於經史小學精深廣博者烏足語此此豈以金石爲

娛翫者哉慨自干戈擾攘古蹟淪胥同好寂寥見聞狹隘欲搜括而哀集之較前數十年爲倍艱祥於此雖日事蒐輯恐不足步乾嘉諸先輩之後而松坪乃能特成一格媲美前人欽佩烏能已已顧履任有日旣不獲快讀全書又不獲昕夕過從互相印證洞庭渺阻惟冀時通尺素出其緒餘以匡予不逮是則祥之翹跂也夫壬申二月識

松坪名德容衢州人善隸書壬子進士由詞曹改部入樞庭擢守荊州丁憂服闋簡守岳州劉燕庭所藏金石散歸松坪者極多

硯搗臼序

古无磚塼甄範等字說文專六寸簿也一曰專紡專毛詩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釋文云本作專是古祇用專也塼見詩傳荀子磚見韓勅後碑甄見爾雅郭注不得謂俗要以專爲尤古專之最初者莫若長城崇墉圪圪至今具存而卒無取之者以無文字也專文入錄始自趙洪今不一存而猶及知之者以有箸錄之文字也昔有今無賴箸錄以傳之昔無今有尤賴箸錄以廣之乾嘉已來搜剔日滋攷證益博或不事修治完其太璞或琢爲研使物歸有用不致與瓦礫同棄顧余所知者以

張范呂堯仙

兩家爲最富呂氏所蓄兵後幸存無幾皆向

之不堪愛惜者張氏所蓄保守無恙然則論其常則體
成器備雖臧獲婦孺猶知重之值其變則質樸者較易
瓦全理如是數亦如是存不存者幸不幸耳卽箸錄之
文字其不存於今者亦正不知凡幾焉余幼過舅氏齋
中几案間羅列專研心竊慕之而研田自食索米長安
卒未遑一計及此逮出爲外吏又復時值艱虞無從訪
覓兼以習俗尙鬼目爲厲物而沈諸深潭幾如景星慶
雲不可得覩近數年偶一拾得拱璧珍之至癸酉春夏
之交層見沓出取之不竭先後收弄不下四五百枚向

恨吾生之已晚今且快此生之幸際矣燕豫齊秦吳越
間久經名人搜括湘中獨未肇端故雖近不越數十里
而以湮鬱極久之後發洩於一旦薈萃於一時媿富遂
得所未有自此以往恐又將可遇而不可求也於是日
事披沙加工礪琢以制研之先後爲編列之次第鐫字
以記其數揚墨以圖其形手自詮釋間加攷核凡百數
十種斷折不具必存之以保其殘模範不同必存之以
備其全續有所獲亦將存之以補其闕古物幸存於今
猶冀傳諸異日俾千餘年之遺蹟永久存之所以存文
字而不可以言箸錄也篆隸諸體晉人猶兼用之劉宋

以降渺矣麻布紋最古次則席紋粟紋六朝以後無之
矣西北土燥而凝東南土柔而輒色多青黑淘汰而出
之質理堅致其文字較小而工長沙土濕而疏色多黃
赭其式較厚以巨其文字較大以滿制作不精者十有
三四土齧而酥侈者字畫率肥置諸燕豫齊秦吳越之
區類不一致雖未必盡然而大率不離乎是至筆勢之
或整或斜或醕或肆或銳或圓華飾之或樸或文或工
或拙或純或雜則又運會時代之殊與夫文人匠人之
各異也世有目爲野制而屏之者何所見之不廣哉乙
亥春裝治成幀爰題而書諸冊首

嘉蔭移龍門造象錄目序

造象莫多於伊闕始魏太和迄宋元豐白千數百言以至數字豐碑片石無慮千百非親涉其境歷數月之久窮高探幽次第搜剔不克盡所有而甄錄之也顧審核不易造像尤難鐫勒不盡精美曼患侈剝叵難辨識而椎搗又每率劣遺前失後上闕下殘紙有精粗字有隱顯往往同一種也而彼此各殊金石家據本標題亦復隨之紛異維那孟清造象卽張洪亮也王子詵齊洪超等造象卽韓叔子也如此者何可悉數第就龍門言之

一此邱法行造象也孫氏訪碑錄載之王氏金石萃編

誤行爲衍遂以法衍題之而趙氏補訪碑錄誤三年爲
五年復補法行一條是一刻而三矣一杜永安造象也
錢氏潛研堂金石目錄載之孫氏誤永爲匡遂以杜匡
安題之而趙氏誤杜爲張并失審永字復補張□安一
條是又一刻而三矣一闕口趙阿歡造象也錢氏王氏
皆載之孫氏以下截首列邑師名遂以邑師惠感題之
是一刻而二矣孫念堂造象亦首列邑師惠感孫氏又誤感爲
咸并失造象者實非惠感也一法陰造象也孫氏錄之
載年月趙氏以內有安樂郡君子氏字復補人于氏一條一沙
門惠諦弟李興造象也孫氏以沙門惠諦題之

諦卽詮
字此誤

爲趙氏復補入李興一條一鞏舍合邑廿二人造象也
論趙氏復補入李興一條一鞏舍合邑廿二人造象也
孫氏以記文後首列比丘僧慶名遂以僧慶題之趙氏
復據記文補鞏舍合邑一條一張貴興等造象也趙氏
以張貴興及都維那尼道等題之張貴興字往往失搨
中截有道安法一行趙氏復補入趙安法一條是皆一
刻而二矣張貴興上殘泐尙多孫氏所見或未全缺又
不知其所題何名也一思順坊老幼造象也孫氏旣列
之下截有劉君解等姓氏廿五行後復列劉君解等題
名一條一王元藏爲夫朱景徽造象也孫氏以信女王
元□題之趙氏復補入朱景徽一條一比邱僧仁合門

徒道俗等造象也趙氏既以比邱仁義等題之後復列
洛州陳泰初一條是亦一刻而二矣此庚辰爲調露二
年趙氏前疑爲景明元年後列諸無年月中亦復兩歧
一豫州司功參軍王有等造象也內有妣漁陽郡君李
氏孫氏既據以題之記文後有第二息前郴州司兵參
軍友方修文一行孫氏又據以題之誤彬而趙氏復據
首行補入豫州參軍一條是亦一刻而三矣然非目覩
手摩烏能辨其參錯而折衷一是哉至姓之誤者以宋
爲朱宋景妃孫氏作朱以裴爲張裴羅漢孫氏作張以霍爲崔霍二娘孫氏作
崔以韓爲轉韓寄生孫氏作轉名之誤者以秋爲狄孫秋生黃氏中州金

石攷以藏為莊魏靈藏孫氏作莊以法為汪法璠孫氏作汪以韻為靜

魏懷韻孫姓名兩誤者有同夫蓋周氏蓋孫氏有□泉

寺姚泉趙氏作□泉有李貞普胡貞孫氏誤胡為李并

有韓敬□清信女韓孫氏誤以下文敬各舉數端不煩

殫述年月可證尙堪揣測以知而未讀全文者又何從

盡加竄易也東武劉燕庭先生纂輯金石苑內有龍門

造象錄一種書成未梓槁本存張松坪太守處壬申夏

借讀之六朝為一冊唐至宋為一冊年月泐及無年月

者又二冊錄全文圖行款所以存往蹟者用心良苦所

以惠來學者厥功尤多雖傳鈔譌誤未可遽付手民而

竭數十年之精力始克集此鉅觀可任其不傳於世耶
或者曰造象之刻佞佛者所爲其人其事均無足取雖
古刻也不傳亦何傷是則有大不然者錢潛研跋父母
恩重經云唐人好刻尊勝經名山古刹所在多有不若
此經足動人慈孝之心吾於此亦云然焉統觀諸刻上
而爲國爲帝下而爲父母兄弟妻子皆不失爲倫常中
人愚夫邨婦焉得盡以大聖賢繩之大聖賢代有幾人
愚夫婦所爲足以風世厲俗者有功於聖教甚多何獨
於造象而鄙之彼鄙棄造象者其行事亦豈合於聖賢
乎抑更有說者金石之學匪以供愛翫也將以訂史傳

之譌闕徵文字之異同習焉弗察造象誠不足爲有無
好學者潛心研求一名一字皆足以資攷證而廣見聞
試撮其大端而略陳之邱穆陵亮署銜司空公長樂王
在太和十九年知史傳所敘歷官前後不無參錯楊大
眼封安戎縣子知兩史安成之誤盧徵再貶信州長史
知新唐書秀州之誤魏書安定王傳不言假節督華州
諸軍事齊郡王傳不言征虜將軍廣川王賀蘭汗之名
不見於史楊大眼傳不言梁州大中正新唐書張九齡
傳不言禮部侍郎盧徵傳不言右司郎中魏書官氏志
有掖庭監而無令有皇子學官令而無國學官令有殿

中監而無宮內作太監有奉乘郎而無步輦郎有立義將軍而無立義都督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州都督有京畿大都督而無南面大都督以至大官令丞鉤楯令丞志皆不載知史之漏略者甚多通典云魏太官屬光祿卿亦不言令丞又云晉大鴻臚屬官有鉤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然則後魏太官鉤盾之制闕軼無攷者亦已久矣曰游徼校尉司馬曰邏隊主可攷元魏警巡之遺法曰輶輶曰豐閭曰宏濟可補李唐兵府之逸名蘆川卽藍川之異文栢義卽招義之異文下桂卽下邳之異文逕陽卽涇陽之異文明堂作唐可證詩之中

唐有甃醴泉作禮可證禮之宰醴負子郃陽作合可證
史記之合陽絳州作降可證世本之魏降鉅鹿作鉅鑣
可證北史之鉅鑣卽知顧亭林謂不當從金之非大州
作太可證郡縣志之太州卽知新唐書謂改爲大州之
非邱穆陵不作目目穆通借知趙德甫疑爲史誤之非
眷屬作卷亦作嫪眷卷古通知漢書嫪屬爲卷加從女
之證仞作刃可爲儀禮䟽九刃七刃五刃三刃之證無
極山碑浚谷千刃亦以刃爲仞也礙作尋可爲南史引
浮屠書之證石門頌遵尋弗前亦以尋爲礙也臍作齊
可爲左傳後將噬齊莊子與齊俱入之證亡作忘可爲

詩曷云其亡禮以爲極亡之證病作利可爲淮南子輕
土多利之證穰作隱可爲方言隱定之證卽徐鼎臣謂
古通安隱之證都尉作慰亦朱偕林誌銘廷慰之證醋
作酢亦二字互譌之一證杏仁作人亦本艸古本之一
證古本作人明地穴中出爲堪堪爲本字或通作勘或
刻始改爲仁省作坵後乃以龠字爲之而堪之本義遂晦品在仁中
爲區與堪同意故小室可名區或變作塢或借用嫗後
乃以軀字爲之而區之本義亦晦硃硃作芒消說文無
硃硃樓欄作蔓閭說文無欄蒼荀作瞻荀說文無蒼是
皆學古文者所宜訂也打作打說文無打攷新附者所

宜審也彌陀作駝說文無陀亦無駝只宜用佗釋迦作
加說文無迦亦無伽只宜用加是又書篆文者所宜參
也至寺觀之古名又記伽藍者所宜攷也鄉里之舊稱
又脩方志者所宜知也吾故曰一名一字皆足以資攷
證而廣見聞也然則造象之刻亦何不可傳於後哉爰
輯錄目一通間附參攷將以謀付諸梓也而書其梗概
如此余所藏不及其半而先生所未備者有八十餘種
并綴於尾或亦先生所不棄也倘異時搜括無遺得盡
以目觀手摹者勘其譌補其闕而并梓其全書是又余
之所深願而未卜何日也已壬申六月題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

汪君硯山余金石神交也前輩楊海琴爲余言之族弟允三爲余介之於是尺素往還各以所得金石相餉遺吾友於桐軒又極言其耆古之篤幾忘寢食纂輯已成書矣而猶未知其藏蓄之眞箸錄之慎也乙亥春以所述金石過眼錄序例并秦漢以逮六朝碑目見眎謂書付手民盍爲弁一言乎余惟今之言金石者大都矜尙紙墨爭事新奇而已夫舊搨誠貴也異品誠罕也而於斷損不完曼患難辨之文字讀不終篇輒卽棄置又或以文法之不盡高古書勢之不盡超妙屏而弗取則凡

古人之事蹟以及姓氏爵里名物足以攷證經史小學者習焉弗察而古人所未傳者終不獲一廣其傳如保殘守闕之謂何硯山序例云搨本有精粗紙幅有廣狹邇後失前各本不同命名過眼謂所見祇此也噫何其藏蓄之眞著錄之慎乎豈世之言金石者所可相提並論乎抑更有進者嘉道以來瞿木夫吳荷屋吳子苾陸紹聞諸先生皆以金石之學著名其書皆專補萃編之不足而書未刊行陸氏刊之而其書又爲未竟之書近有魏稼生嵯尹披羅極富萃編外不下二三千通余亦有志於此方輯八瓊室金石補正所獲亦幾相埒而稼

生與余所迷之書尙不卜成於何日硯山乃先成而梓行之何神勇若是哉李申耆先生跋金石續編云尙冀此編之速成硯山其速成哉光緒元年三月十日識於長沙寓齋

硯山名鑒其先歛人今籍揚州能畫尤喜金石復汪硯山書

山城荒宋僻陋寡聞睽隔良朋郵筒罕達爆竹聲中片雲下賁與春偕至耳目爲之一清承惠石墨書冊感謝无量陽嘉殘碑去年九月得之憾未審其所出讀閣下題語知在曲阜談金石貴相質證信然信然大箸金石

過眼錄藏蓄之眞筭錄之慎余已前言之矣虛枕下詢
譌誤斟酌尤欽度量之汪洋不以淺陋見棄敢弗就所
見陳之自秦迄元遼金絕不一載當未有得李序內遼
字可易宋也耆古未可戾今錄中避寫字多疏點檢亟
宜改刊以免時訾韓曳雲等造象係龍門摩厓刻姓氏
卅八人不在象下必在左右決非碑陰凡額字注於次
行寧贊碑房仁裕母李夫人碑以額爲題殊不一例萃
編恒有此病不必從之海禪師方墳記有兩刻文尾有
年月者歲次下脫書干支碑賈所爲也李元寶李術兩
墓誌亦與蘇玉華黃葉和尚同一贗鼎耳鹿世德諸人

乃僧洪昇等造象後題名非造象之人是刻在豆盧通
造象碑陰見常山貞石志是鹿世傳亦非德字梁夫人
成氏墓志失載碑題一行張點墓志誤作典此其大較
也邢上手民號稱精善是錄何率劣乃爾躋誤不一而
足誠如來書所言益歎箸述之難而刊校之尤不易矣
至全碑文字與拙箸所錄多有歧異非檢墨本覆加審
眎逐一對勘不敢遽定是非容遲報命先就跋尾所言
言之以質博雅曹真殘碑從俗以枉瀆非社之譌東堪
石室銘峻極靈亭卽霞字大基山仙壇詩陵月開靖場
靖乃淨靜之通假據廣雅訓爲思恐非其誼孫旡造象

顯三教之差差卽差字之殘泐非音培亦非以差爲著
李君誓造象遠離三塗乃卽塗之殘泐非塗也趙輝造
象扁卽昂字特變卽爲仰耳楊夫人韋氏墓志隋尙衣
跡內誤作書奉御舒國公名匡伯見宰相世系表新唐書韋

巨源傳作貞伯未審孰是王夫人長孫氏墓志以安神
下其字半泐未可強定釋爲梳於義未協宜從蓋闕李
氏墓志爲其夫苻載所譔故首題亡妻稱孤子者時丁
母喪也敘故有上天降禍荐丁豐罰之語知母喪者敘
言扶護靈櫬歸葬鳳翔因得啓發祔于皇先姑之側也
古人於孤哀字不甚區別爲妻銘墓自稱鄙人非謂父

曰鄙人亦非子述父行也不幸天落天卽天字釋爲發

則費解矣李崧殘字如

今半蝕

弦之直

今蝕

如稱之平見四

川通志所引辦香錄非呼典切之呀字移作邢也黔陽
重修縣治記備先具卽具字宜州鐵城記可昇虎符非
是字也約舉十二條或有一當李氏志跋不可不刪削
爾九真太守谷朗碑彷彿曾以持贈錄內未載余殆誤
記奉寄一本以備續補蒙詢拙箸成否極承注意僕腹
儉寡書下筆輒誤攷釋時時塗乙何敢遽出問世卷帙
較多剗剗亦匪易易大約二三年後歸隱里居敲門屏
跡乃克專心精力從事於斯輯集二千餘通而於過眼

錄二百餘種之未寓目者幾盈四十縱無庸貪多炫博亦當廣事蒐求得尺得寸維日孳孳至老不倦庶足步司寇後塵焉吹角壩石刻南詔鐵柱題款極難羅致方子聽之王氏女造象江都薛氏之高思溫墓志焦山之東海廟殘碑道德經殘幢丹徒李氏之銅鼓款識及朱氏之宜祿堂金石跋之數者誠求或尙易得能爲我各覩之否阮氏之曇貴造象尙存否餘如關勝誦德碑法如行狀及孫義普王慶畢遊江萬夫人四誌皆所欲得不敢多請矣僕索居岑宋所冀同耆諸君子不棄惠之以慰飢渴是則所祈夕頂祝而念釋在茲者自來五寨

十度蟾圓俗陋而習武蠻不識金石爲何事無可剔刮
亦復無可與談虎鯨魚洗銅鼓扁鍾自川黔攜來問一
收弄大氏皆無文字差幸異方同志遠道相論計去年
三百日所獲漢有朱博殘碑陽嘉殘碑上庸長碑瓦柳
題字皆新出土者元魏高齊各六種隋七唐十三宋卅
二金廿三惟黃山谷黔州題名新出蜀中封天曹猛將
勅新出吾蘇磚榻則吳三晉十四惜均一紙無副墨以
供清祕心殊欲然仍得聚處一方各罄所蓄以相示過
從促談簡札商榷當必有古味可厭飫也水遙山阻徒
令人增惆悵耳臨穎不盡惓惓

復海琴前輩書

人日頒到手畢并大箸粵西得碑記時正俗塵空否醅
醋冗繁得有道一紙書頓祛鄙恹兼滌離懷眞快事也
敘事之文最易徑遂亦易瑣屑此獨委蛇曲折無微不
至古雅修潔神味淵浥不待言矣慨今感昔俯仰深情
正不獨圖寫情狀山川生色也人世可傳之事大都從
艱苦中來非堅忍不能得讀風洞南谿隱山諸記可以
了悟又不獨攀厓躡磴恍見息柯於陰苔垂溜間未得
時之歎息已得時之愉快目注心馳全神躍然紙上也
誣諉校讐別紙錄奉李渤摩崖按搨自有道始題名奪

扁一行後世或病其疏不可不補附列於書尾何如谿
園居士宋靜江倅吳億之自號嘗書水月洞三字刻於
石廣西通志載之龍隱題字當卽其人或較有依據邪
硯山金石過眼錄度亦寄呈審覈鐫刻率劣其小焉者
耳趙搆叔輯補訪碑錄急於成書舛錯百出而硯山倍
之較諸得碑記霄壤判矣惠安西表四字搨工恒遺之
雖茲編已載亦所欲得蜀中上庸長碑僅存三字已出
都下寄來可無分惠又得利後子孫瓦柳題字伯寅所
藏亦新出土之奇異者山左所出晉人石柱題字及延
煦堂之六朝諸石陳壽卿之六朝造象均尙未獲搨本

何時得手未卜也繕葺廨宇改舊建新未嘗剏置一椽
賦筍齋爲橫雲山館故址擬卽以舊額題之背山築室
或題枕山居何如豫堂之南新構三楹擬名寄舫舊爲
品石山房亦無不可近得永建元年朱提洗擬名恒居
之室爲永軒許書齋額乘興作一二可已惟得八分爲
妙耳菱舫書至謂有道仍將息影浯谿自更饒幽閒之
趣而相距尤遠音問易疏益我懷人悵悵烏能已已惟
祝萱暉日永筇杖風高并乞時惠數行慰我積愆交硯
雲山權局寄辰轉達不致浮沉有日放棹潭州先期示
我尤爲盼跂丁丑牋仍鈎撫刊板苦無可用之紙朗江

購到方能刷寄約在暮春時節可達左右

黃初殘碑

碑藏邵陽許氏凡三石僅得其二其石有少吳國爲四字石尾鐫乾隆元年夏五旣望得于治陽臨漢國藏捐本有嘉定錢氏收藏印章

邵陽十三字殘碑

碑爲康強所藏弟二行尙有一休字此本已缺

泰山刻石殘字

石舊在岱頂東嶽廟之寶斯亭道光壬辰移置山下道院壁間同治己巳復移之環詠亭於是日事捶打不可

復久矣廿九字本殘燬不得再見此真刻之厯存者翁
閣學云斯臣去四字在南向弟二段之弟一行味死臣
請矣臣六字是後三行之首二字庚午秋復得此本較
諸前廿年所蓄又泐數筆

三闕

三闕世勦完本舊搨尤爲罕觀此卷紙墨迥非恒見所
比擬三闕著錄自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始此搨或在斯
時後有阮文達題語可寶貴也余亦收獲一本精采不
逮遠甚而太室闕有篆額少室亦多數行可以互證洪
筠軒州判謂少室上層有以山竄靈親名疇數字隱隱

可辨此卷及余所得本皆失搨安得一見爲快筠軒從
淵如先生游京師得見三通館所集搨本故獨爲全備
奉先寺像龕碑

碑爲世所習見此冊鋒穎呈露較今本相去倍蓰大龕
功德之大字爲近搨所無古刻多一字卽足珍貴不必
在宋本也萃編載此標題龍門山山字并失載尉負字
及鑄人一行

隱山李渤題名

寶曆元年吳武陵書內有嗣郢王佑者可補唐書傳表
之闕漏吳武陵署銜都防禦判官侍御史內供奉傳亦

失載如此巨幅粵西金石略失採何也李渤又有隱山六洞詩賦石刻當與此題名同時惜未按及

又南谿詩

南谿李渤詩并李涉元岩銘渤署成紀縣子兩唐書皆不載一統志云白龍洞在府城南七里唐李渤嘗名以元岩此題名云西南曰白龍洞西北曰元岩則謂白龍洞卽元岩所改名者未確以元岩爲渤所命名亦未得實支撐字作支椽案古作椽此作椽者棠堂古通故可變从棠也車堂釋名作車棠說文金部作車椽亦一旁證

聖傳頌詩碑

碑在陽山縣北賢令山背石厓明統志云石厓山在縣東北二里宋紹興初縣令張本忠刻祝頌文於其上以碑證之知紹興爲紹熙之誤本忠爲本中之誤以詩爲文亦未得實讀書刊誤惟金石最爲可據刊薛斬藤烏可已也勿以宋刻忽諸

宜州鐵城記并頌

鐵城記粵西金石略所未載明統志云鐵城在慶遠府北三里宋寶祐間築黃應德作記頌卽此碑也雲拱築城扞禦元寇宋史所未載或無兵事之故胡穎爲寶文

閣學士傳亦漏略金石信有裨於史哉頌不列書撰人名而記有之記作於三年長至頌文當在同時頌刊於四年三月記文當亦同時古人文字不相複沓宋季猶然海琴得記文於曾笙巢余并得頌文於張敏吾笙巢嘗守慶遠敏吾嘗令宜山而所搨有全有不全全本之艱致如斯余昔簡守是郡未之任惜不獲親至碑下一摩娑之

朱君長題序

搨本有可廬先生名印及小廬先生收藏方章紙尾爲覃谿先生題記云此尙是初得石時所搨未經題跋者

故所塌不多俟秋間往濟甯再多塌也蓋蘇齋寄貽潛
研者此石於乾隆五十七年出土是歲潛研主講紫陽
年六十五卒前二年尙一至濟甯

孔林墳壇石刻

石刻二種新莽居攝二年所造上谷郡莽曰朔調祝其
縣莽曰猶亭居攝時尙未更改上谷府卿府丞也祝其
卿縣丞也洪景伯已據武榮碑縣竹江堰碑證之矣祝
其隸東海郡非卽左氏傳杜注之祝其王申夏五

宋補高頤闕

闕字辛未十二月楊海琴爲子題云漢高頤闕四十七

字在蜀雅安縣末闕一字宋人補刻光字王象之輿地
碑目以爲高君兄弟皆孝廉一名頤字貫方一名實字
貫光案正碑雖剝而頤字貫方鑿然可證並無名實字
貫光者蓋以爲一人兩闕又以貫爲實復以爲字貫光
宋人沿其誤乃補刻一光字於旁爾王稚子亦一人而
有兩闕其顯然者偶見星老存此一字憶及燕庭丈曾
有此說因爲記之

經刻殘石

石存一角三行八字首行見或與相近五字次行諸佛
之三字三行存半帝字書法在歐褚之間唐刻也

又二出一存爲淨故無□不壞□六字一存故乃至□
若波羅五字海琴所藏海琴又嘗得殘經刻一片約數
十字出都時寄存它處後遂遺佚渴本亦無存者不得
一觀矣殘經刻中唯佛遺教經最著名於時舊在吳荷
屋中丞處

射陽聚畫象

畫象二石一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二寸楊州汪容甫始
搜得於射陽聚之雙敦此本有孟慈印章孟慈卽其嗣
也舊藏容甫家今不知所在有言在寶應學宮者余亦
得一墨本無此精美通體無缺損疑好事者鉤撫重勒

耳石分三層上層畫孔子問禮圖題榜三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弟子當卽南宮敬叔兩漢金石記詳述之下二層續禮器樂器與夫炊爨烹飪之事中層建鼓箛簫右立二人蓋司樂者左泐洪筠軒平津讀碑記謂如今之佛座誤矣所謂一人赤身居其上者乃箛耳下層右列篚簋左列乾豆有雉有兔簋下又有一鼎已涉模劂有竈有鑊竈突有薪鑊左一人作烹調狀蓋司膳者豆下有尊有罍右立一人以手拊之蓋司酒者又有一人坐而治魚持刀作剖腹狀精妙惟肖仍古質有致非後世工巧者可比漢物無疑或曰其地爲劉縯墓此墓門

之石也劉纒卽項伯見於顏師古注卒於惠帝三年未知其審其一石高五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亦三層上層大鳥張翼右飛中層獸首銜環下垂下層一人執刀盾向右而行翁閣學攷爲武舞

甘泉山殘字

石三由一直二橫一曰中殿弟廿一曰弟百廿一不可識阮文達在雷塘搜得之昇置揚州府學江鄭堂攷爲漢厲王胥塚中石土人尙呼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訛也案馬永卿嬾真子云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古塚大如山土人呼爲瑠璃王塚廣陵王胥武帝子都

於廣陵後至宣帝時坐謀不軌賜死謚曰厲後人誤以
劉厲爲瑠璃爾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胥僭
擬云據此知劉厲之爲瑠璃自宋已然其地爲厲王胥
墓亦有明證江說蓋本諸此近時趙搗叔輯補訪碑錄
載此云翁閣學攷爲昭宣之間又云從大興劉氏所藏
精搗本審定橫石上元鳳二字案此刻不載兩漢金石
記翁說未見至所謂元鳳二字者審之均不甚似未知
所指元鳳爲昭帝年號胥封於元狩六年歷六十四年
而誅是胥之賜死在五鳳甘露之間時代不合趙說未
敢從也道光辛丑游廣陵邵伯搗廣文以搗本持贈裝

爲屏幅嗣後又獲數本實未見所謂元鳳者目有同視
相去當不甚遠何爲叔獨得之耶同治癸酉重裝書此
武都太守題名殘碑

碑卽萃編所謂華嶽廟殘碑陰也申氏涵真閣據隸辨
蓮字注以爲劉寬碑陰關中金石記題爲武都太守等
題名當從之申氏云近日錢唐趙晉齋親至二華按求
古刻所搨此種僅存上列四十字并曼節郭晔等名不
可得見然則此搨爲世所希有矣案潛研堂目錄云凡
七行每行五六字或七字則錢所見本亦只半截也石
斷爲二或工人失搨其半或下段石佚均未可定此本

與萃編無二要亦不多觀焉

八瓊室金石札記卷一終